

宋皇佑二年（1050年），王安石任满，离开鄞县（今宁波）回临川故乡。他路过杭州，登上飞来峰。“飞来山上千寻塔，闻说鸡鸣见日升。不畏浮云遮望眼，自缘身在最高层。”极目远眺，天风浪浪，心境澄明。三年鄞县治理的成效，让他深感欣慰，同时，对前途充满了信心。他勉励自己，在今后的路上，遇事要高瞻远瞩，绝不忧谗畏讥，被浮云遮蔽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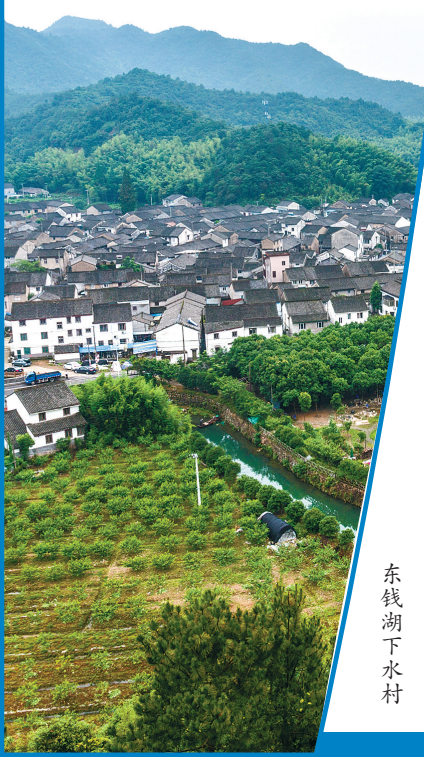
王安石治鄞不过千日，影响却是千年。今年，是宁波三江口城址落成1200年，又恰逢王安石千年诞辰。当我们面对东钱湖的万顷碧波，面对天童寺的梵宇飞檐，当我们登上鼓楼、徜徉月湖、踏青南郊，是否想起这位杰出的政治家、思想家、改革家和文学家？这里，曾留下他的足迹，他的诗文。

治鄞千日

影响千年

——写在王安石千年诞辰之际

赵淑萍 刘平平/文
戴善祥 刘 强/摄



东钱湖水村

我们初识王安石，是因为他朴素深邃、富有哲理的诗文和轰轰烈烈的变法运动。“千门万户曈曈日，总把新桃换旧符”“春风又绿江南岸，明月何时照我还”“墙角数枝梅，凌寒独自开。遥知不是雪，为有暗香来”……这些诗，我们耳熟能详。但是，作为宁波人，我们还应该知道：列入唐宋八大家之一、又因改革彪炳后世的王安石，曾在宁波（当时为鄞县）任职三年。他的励精图治的变革理想，就是在这里迈出了第一步。

王安石来鄞县是庆历七年（1047年），当时，他26岁。他是庆历二年（1042年）中的进士，那一年他考了第四名，同榜的有王珪、韩绛等，后来三人先后官至宰相。据宋人王铨《默记》记载，王安石原本应为该榜状元，但在应试文中



王安石治水雕像



钱湖风光

鄞县跨江负海，沟渠相通，有着天然的地理优势，但由于基础建设不足，水利失修，致使庆历年间仍是地瘠民贫的边鄙小城。王安石一到，便进行详细勘探，很快抓住了主脉，在这河海之城，治水是第一要务。

他上任后，当年即就去考察水利。庆历年间，鄞县所辖乡共19个。12天里，除了2个城内乡、3个海中乡，他将鄞县东西14个乡镇转了个遍。这一切，详细记录在他的《鄞县经游记》里。全文是这样的：

庆历七年十一月丁丑，余自县出，属民，使浚渠川，至万灵乡之左界，宿慈福院。戊寅，升鸡山，观碾工凿石，遂入育玉山，宿广利寺。雨，不克东。辛巳，下灵岩，浮石漱之壑以望海，而谋作斗门于海滨，宿灵岩之旌教院。癸未，至芦江，临决渠之口，转以入于瑞岩之开善院，遂宿。甲申，游天童山，宿景德寺。质明，与其长老瑞新上石，望玲珑岩，猿猴吟者久之，而还食寺之西堂，遂行，至东吴，具舟以西。质明，泊堰堰下，食大梅山之保福寺庄。过五峰，行十里许，复具舟以西，至小溪，以夜中。质明，观新渠及洪水湾，还食普宁院。日下戾，如林村。夜未中，至资寿院。质明，戒桃源、清道二乡之民以其事。凡东西十有四乡，乡之民毕已受事，而余遂归云。

王安石这一次不仅进行实地调查，而且亲自授命，发动群众浚治渠川。这次经游，也为后世留下了北宋中叶鄞县以及东钱湖周边水利、交通和寺庙的重要史料。

“城西有祠临水滨，翠松列植路如砥”，这是南宋大儒王应麟《吴刺史庙》中的诗句。城西的“祠”，即吴刺史庙，祭祀的是唐代明州刺史吴谦，他曾在城西筑九里堰，实行善政，郡民歆血祀之。王安石去庙中奉祀，写下一首诗，怀念前辈也激励自己：“山色湖光一样清，桑麻谷

王安石到鄞县就任后，是年四月，夫人诞下一女。有说当时榴花盛开，鄞县又有赤董山，王安石给女儿取名王董。也有说王安石还没给女儿正式取名，因生在鄞县，就叫她“鄞女”。王安石公务繁忙，但稍有空暇，就抱着女儿，在县治后的西亭坐着，看自栽的花木，看远处的青山白云。西亭是他最喜欢的地方，在诗中多次提到，有一首是这样写的：“收功无路去无田，窃食穷城度两年。更作世间儿女态，乱栽花竹养风烟。”后来，女儿患病，一岁零两个月时夭折了。王安石把女儿埋在祖关山崇法寺西北的松林中。他为女儿写墓志，“吾女慧异常，吾固疑其成之难也。”意思是“我这女儿太聪明了，我总怀疑这世间留不住她。”一位父亲朴素平和语言下的深情和痛楚，读来让人心酸。

因为出色的政绩，三年后他得到了升迁，将任舒州通判。离别前的夜晚，他驾着一叶小舟，去往女儿的墓前。“行年三十已衰翁，满眼忧伤只自攻。今夜扁舟来

有“孺子其朋”之语而憾失三甲。“孺子其朋”出自《尚书·周书·洛诰》“孺子其朋，孺子其朋，其往”。是周公教育周成王：“你年轻的孩子啊，今后要和大臣和睦相处。”也许这句话触动了年轻的仁宗的心病，圣心不悦，故直接将他 and 第四名杨真调换位置。

当年秋天，王安石以秘书郎签书淮南节度判官厅公事，也就是做扬州知州韩琦手下的幕僚。据宋人邵博的《邵氏闻见录》记载：“韩魏公自枢密副使以资政殿学士知扬州，王荆公初及第为金判，每读

书至达旦，略假寐，日已高，急上府，多不及盥漱，魏公见荆公少年，疑夜饮放逸。一日，从容谓荆公曰：‘君少年，无废书，不可自弃。’荆公不答。退而言曰：‘韩公非知我者。’”说的是王安石每天苦读到凌晨，小睡后，来不及梳洗急着去办公。韩琦看到，以为他生活放纵不检点，劝他不要自暴自弃。王安石虽然委屈但不辩解。他的行事作风，由此可见一斑。“衣臣虏之衣，食犬彘之食，囚首丧面，而谈诗书。”据说这是苏洵写王安石的。看来，高洁的灵魂，邈邈的外表，不

县令本是状元才

山色湖光一样清

式，一改过去直立塘式，后称荆公塘，或王公塘。全面整治后的东钱湖，“七乡邑受沾濡”“虽大暑甚旱，而卒不知有凶年之忧”。宁波老话“儿子要亲生，田要买东乡”，这“东乡”就是指东钱湖流域，因为有东钱湖供水，旱涝无虞，岁丰年稔。

王安石还在政务方面进行了诸多改革。如在青黄不接的春季，把县府粮仓中的存粮借贷给乡民，约定到秋收之后，加纳少量利息偿还。这样农民能度过粮荒，避免了地主的重利盘剥，而官府存粮也能保证新鲜。这就是“东乡”的萌芽。后来的“免役法”“市易法”都是发轫于他的鄞县经验。多年之后王安石任宰相，制定了一系列的新法，将他在鄞县时行之有效的办法，更系统、更全面地推行于全国，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政治改革，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“王安石变法”。

更可贵的是，王安石耿介磊落，为了百姓的生计敢于直言。庆历八年（1048年），浙东路转运使禁盐，命令吏民出钱雇人抓捕私自采盐者，王安石立即上书谏阻。在《上运使孙司谏书》中，他提出，私自采盐的岛夷由于身处海中荒岛，无法耕种维生，只能靠煮盐贩盐求活。收盐之举，是与民争利，如果逼得私自采盐者走投无路，反而可能成为杀人越货的贼盗。

在宁波博物馆内，有王安石和《庆历

尚记西亭一般船

鄞地的山水人事，如此温馨却又如此伤怀。有人给他带去明州的画图，他写道：“明州城郭画巾传，尚记西亭一般船。投老心情非复昔，当时山水故依然。”

他再也没来过鄞县。鄞县的老百姓，却给他造了生祠，很多堤、塘、岭、阁也以他的名字命名。千年以来，经纶阁、实圣庙、灵佑庙、忠应庙、遗爱庙、崇法寺、广利寺、王安石公园等建筑，都与他有关。王安石女儿的墓，被称为“鄞女

讲口体之奉，正是他鲜明的个性。

庆历五年（1045年）冬，王安石任满解官，回到临川，随即又前往汴京。庆历六年（1046年），任大理评事。庆历七年（1047年）春，就调任鄞县知县。据《宋史·王安石传》载：“旧制秩满许献文求试馆职。安石独否，再调知鄞县。”宋承唐制，设史馆、昭文馆、集贤院三馆，总名崇文院；后于院中置秘阁，掌图书文籍之事。三馆、秘阁官和集贤殿修撰、直龙图阁等通称馆职，多以文学之士应选。环境舒适，工作清闲，名望又高，而且结交的多是名流政要，跻身高位的机会也多。王安石当时才学出众，欧阳修、曾巩等人都很看好他，如通过献文、求试而得馆职，真如探囊取物。可是，吏部公布空缺的官阙以后，王安石选择了僻远滨海的鄞县，并填写了“射阙状”。

五先生”的塑像。在宁波市第一医院靠县学街一侧，有一个古色古香的老门楼，它就是鄞县孔庙仅存于世的“棣星门”。王安石来鄞县时，鄞县没有县学，而邻县慈溪早就创立。王安石在《慈溪县学记》中说，“天下不可一日而无政教，故学不可一日而亡于天下。”他坚信教育如果盛行，风俗就能形成。教育可以美化风俗，持之以恒一定会达到至善的境地。县治附近有一所唐代建造的孔庙，他把孔庙作为学校，建起了鄞县的第一所官学（地址就在今天的市第一医院）。他多次写信聘请“庆历五先生”等人任教，他十分敬重这些地方上的知名学者。在给慈溪杜醇的信中说：“某得县于此逾年矣，方因孔子庙为学，以教养县子弟，愿先生留听而赐临之，以为之师，某与有闻焉。伏惟先生不与古之君子者异意也，幸甚。”饱读诗书的他，多希望鄞县文气充沛，人才辈出。

创立县学后，鄞县的学风明显好转。此前，鄞县进士数量不到20人，而在王安石办学后人数大增，尤其是南宋。据《鄞县进士录》记载：宋代鄞县共有进士730人，其中北宋有129人，南宋则有601人。

王安石离开鄞县后，和“庆历五先生”中的杜醇、楼郁、王致等仍有书信往来。后来，得知杜醇逝世的噩耗，他悲痛地写下了《悼四明杜醇》：“杜生四五十，孝友称乡里。隐约不外求，耕桑有妻子。藜杖牧鸡豚，筠筒钓鲋鲤。岁时沽酒归，亦不乏甘旨。”寥寥数笔，就刻画出了杜醇安贫乐道、高标隐逸的气度。

庆历八年（1048年），王安石曾登上雄奇巍峨的鼓楼，意气风发，灵思飞扬。他作了《新刻漏铭》，“其政谓何，勿棘勿迟”，他是借计时的刻漏自勉，表示自己恪守职责，处理政事也要像刻漏一样“勿棘勿迟”，时时不能懈怠。

在鄞县三年，他未曾有过半点懈怠。

墓”。当祖关山在历史的烟尘中夷为平地，南郊公园尚保留了相关史迹。百姓还专门在东钱湖边造了鄞女亭。

以改革闻名于世的王安石，历史上毁誉交加，难以定论，但他对中国人的影响是深远巨大的。“不畏浮云遮望眼”，当历史的浮云散尽，精神的坐标却依然存在。梁启超先生1908年作人物传记《王荆公》，满怀热情地赞美他“以余所见宋大傅荆国王文公安石，其德量汪然若千顷之陂，其气节虽然若万仞之壁，其学术集九流之粹，其文章起八代之衰，其所设施之事功，适应于时代之要求而救其弊”。

王安石对宁波，确乎是遗爱在民，泽被后世。

